



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



壹
違いの認識は異文化理解の出発点
——『人文日本新書』出版を祝して

认识差异是理解不同文化的起点

——祝贺“人文日本新书”出版

日本大手前大学校长

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川本皓嗣

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

参
在日本，以前常听到“同文同种”的说法。日本人相信自己和中国人没有多少不同的地方。近代以前，那样热心地学习汉学，是因为不是把它当作中国固有的学问，而是认为它是普遍的“人”的学问。但是，其结果，就产生了一个错觉，那就是以为学习同“文”者就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，直到近代以后这种错觉仍然存在着。

肆
另一方面，中国人虽然一点也不认为自己像日本人，但是像美国人多觉得加拿大像是美国的一部分或者一个“准州”似的，中国人不也觉得日本文化像是中国文化浮浅的模仿或者派生物吗？

伍
当然，这两方面都是很大的错觉。而且，不用说，对不深知的对手却以为知之，这是极其危险的。没

有看透相互的不同，双方都认准同样的“常识”是通用的，于是便容不得细微的齟齬，对不解的对方态度焦躁起来。

理解不同文化的第一步，就是认识相互的差异。从相互是不同的这一点出发，那么粗看起来是“不当”的“出格”的东西，实际上作为有魅力的、有启发的、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文化的形态，正是可以如实接受的。

宁夏人民出版社不久以前出版了钱林森主编的《跨文化丛书·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》(全十卷)，在重新审视世界主要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方面，取得了划时期的成功。这一次又聚焦于邻国日本文化与中日关系，进而推出更大规模的王晓平主编全数十卷的“人文日本新书”。它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新写问世的最新研究成果，以深掘问题所在、精读原典、并面向一般读者好读易懂为主旨。

其中既有和歌、《万叶集》、谣曲，也有大江健三郎、村上春树、吉本芭娜娜；既有日本的敦煌文书、唐诗、《长恨歌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也有在唐留学过的高僧空海和最澄；既有东洋学与儒学，也有相扑和漫画；既有原始宗教、民间故事，也有风花雪月、恋爱和旅游，还有对不同文化间误读的研究。正可以说尽善尽美。

这套新书，辨明中国和日本的不同，无疑对于中日关系更加亲密会做出巨大的贡献。有中国方面这样的壮举于前，日本也不能不认真行事。

2004年6月

“人文日本新书”序

王晓平

数到与我国文化关系密切的别种文化，不论是说古代，还是近现代，日本文化都要算其中之一。今天，两国文化结束了以单向流动为主流的文化交流史，开始了更加频繁、更加深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。在许多文化领域里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小同而大异。

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举出很多，最简单的一点，就是两种文化的相邻关系。地球村内，比邻而居。如何看待对方，如何与对方相处，既是每天要解决的课题，又是一个解决不完的课题。因为对方在变，自己也在变。由于相邻，其共同点和相异点的效应都被放大。前者使两种文化彼此发挥着镜鉴和舟渡作用，后者使彼此的摩擦和冲撞频率倍增。

还有一点，那就是中日两国民族都有珍视人文的传统。试想，如果古代日本没有这样一点，中国文化便不会在那里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。同样，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样一点，恐怕近代日本文化也不会带给中国文化那样多的新内容。而各自的人文，却有着不同的内涵。我们常常被两国文化的相似点和共同点所迷惑，将它夸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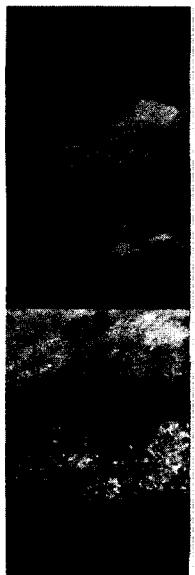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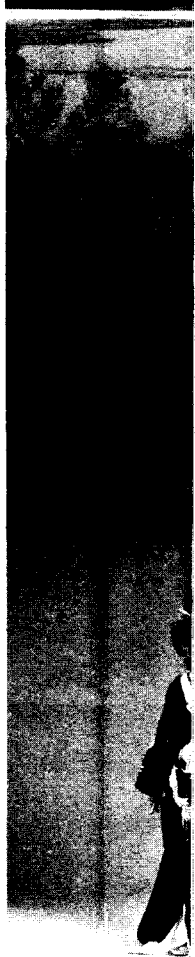
而且忽视了各自原本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环境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在建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，两国传统文化都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尽管两国的非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，然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，以发展国际化时代的新文化，两者面临着相似的挑战，而其选择则往往大相径庭。我们正可以在这同与异的辨析之中，增长很多见识。

对于我们邻国的文化，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。

研究日本，不仅是它的政治经济，也包括它的历史传统、价值体系、社会结构、文化特征等，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关于日本文化的特点，日本学者有许多阐释，例如杂种文化论、优等生文化论、换装文化论、换车文化论、日本文明论、第五种亚文化论等等。关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，日本学者也有很多说法，例如卫星文化论、非卫星文化论、先为卫星文明后为非卫星文明论、同母文化论、异母文化论等等。不可否认，这些说法有的在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个侧面时曾起到过一些作用，不过它们是否都概括准确另当别论。仅靠这样的判断，能否深刻说明日本文化的传统和现代，是很值得怀疑的。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，又通过各种思潮的合力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。日本文化不仅历史上独自走过了漫长的路，而且今天也与我们各在一途。一句话，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把日本文化看清楚，用我们自己的话把它说个明白，研究出深度，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。

这种研究，首先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。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与日本都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，值得我们研究与吸取，但是从总体上，没有跳出西方价值中心的



圈子，用的还是从西方文化中抽取出来的框架和概念。中国学者应该对日本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。凝眸中国，守住本土情怀，是今天日本文学研究的生命线，而我国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，义理、辞章、考据之学的优厚积累，则是我们能在这一领域内掘进的推动力。

同时今天，我们发展经济的大文章，是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做的。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文章，也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做。这两篇大文章跟国家的“硬国力”和“软国力”有很大关系。不断应时而变，调整与别种文化的关系，显得格外重要。在今天，研究域外文化，已经不仅是为了实施“拿来主义”，为了“洋为中用”，因为那些我们不能“拿来”，或者暂时不能“拿来”，不能为我所用的，也有些逼着我们跟它打交道。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在前所未有的大环境中自处和发展的基础，同时也要有更大的眼界、更敏锐的洞察力、更强的免疫力和应对能力。

从这一点出发，我们就不仅期望有“人文日本”，而且更期望有“人文印度”、“人文阿拉伯”等等。在我们不断推出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，倾听他者的声音也是必要的，这样，像“人文日本译丛”这样的选题，相信也在期待之中。来自外部的“单边主义”或者变相单边主义的压力、锁进不锁出的新“锁国心态”和内部对多元文化共存现实的“不适应症”，不会因为经济的强盛而自然消失，需要的是不懈的沟通磨合和彼此对视，这一点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

从学者个人来说，恐怕也不难感受到学术环境的变化。社会文化结构变化剧烈、雅俗界线模糊、生活节奏

加快、信息需求猛增，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知识需要的范围在扩展，而可能用于阅读的时间却在减少。学术著作，不仅需要以严整透彻的面孔登场，也需要以比较轻捷亲切的面孔，走进大众中间。在把学术书写“正”之外，再要求写短，写得耐读，就又要多下一层功夫。像日本的很多事情，在等着有人能给我们说个明白，哪怕把足够真实充分的背景材料提供给我们也好。

我们希望，收入这套丛书的每一单册，能够不炒旧饭，小题精做，拿出作者真正属于自己精心思考过的东西来，就一个日本人文题目说清楚来龙去脉。我们有心切实为文化发展做事情，就有理由相信，这套书会越出越精彩。

甲申年五月
(2004年7月)



【目录】(目次)

遠くまで旅する部屋——中国の読者の皆さんへのメッセージ
远游的房间——村上春树致中国读者的信/1

作者のことば
自序/4

魂の自由のために——村上春樹訪問記(前書きにかえて)
为了灵魂的自由——我所见到的村上春树/7

村上春樹の文学世界 **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**

村上春樹の小説世界及びその芸術性
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及其艺术魅力/19

村上春樹は村上春樹たる所以
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/48

村上小説の特色——他の日本小説との比較から
村上春树小说的特色——同其他日本小说的比较/60

村上作品の都市文学属性——中国の都市文学との比較から
村上春树作品的都市文学属性——同中国都市文学的比较/70

村上春樹の文学世界及び中国都市青年の心理構造
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同中国都市青年的精神世界/76

目次

19/附录II ·村上春树年谱·
·村上作品年谱·

69/附录III ·学者如是说·
·学者:春樹を語る·

69/生与死(选译)

【目次】

心への問いかけと癒し
心灵的叩问与救赎 /90

消滅と搜索——「象の消滅」について
消失与寻觅——关于《象的失踪》 /97

村上エッセーの特色
村上春树随笔的特色 /101

村上エッセーについてのエッセー
关于村上随笔的随笔 /110

「秘密のドア」の外側の村上春樹——「やがて悲しき外国語」について
门外的村上——关于随笔集《终究悲哀的外国语》 /118

ギリシャ・トルコ旅行中の村上春樹——「雨天炎天」について
希腊和土耳其旅途中的村上——关于游记《雨日 炎天》 /122

あるハーバート大学教授から見た村上春樹
哈佛教授眼中的村上春树 /126

村上ワールドとの出逢い
悠然心会村上

「中国版」村上春樹について（インタビュー）
关于“中国版”村上春树（答《青岛日报》记者问） /137

目次

85/注定失去的恋人们——《挪威的森林》论（选译）

93/自然流畅的笔触（节译）

104/“美国式罗曼司”（节译）

「海辺のカフカ」とその周辺（インタビュー）

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与村上创作轨迹（答《金陵晚报》记者问）/142

「海辺のカフカ」の読みかたの可能性（インタビュー）

关于《海边的卡夫卡》（答《新快报》记者问）/148

村上文学と中国のブチブル（インタビュー）

村上作品和“小资”（答《北京青年周刊》记者问）/154

村上文学はいかに変わっているのか（インタビュー）

关于村上的变化（答《中国图书商报》记者问）/159

村上作品の翻訳にあたって（インタビュー）

关于村上作品的翻译（答《羊城晚报》记者问）/164

村上文学と日本文学の伝統（インタビュー）

村上与日本文学传统（答《杭州青年时报》记者问）/172

私にとっての翻訳というもの（インタビュー）

我的翻译经历和翻译主张（答《译文》编辑问）/178

「部屋」を遠くまで旅させよう
让“房间”远游

日本語らしさは禁物——村上作品の翻訳を通じて

“和臭”要不得——村上文集翻译随笔/185

目次

109/《挪威的森林》——阳界与阴界之间

130/《挪威的森林》中的人物

142/在这个空幻的世界上——村上春树论

【目次】

部屋を遠くまで旅させよう
让房间远游/192

翻訳者の養成は難しい
译者培养难 /195

私だけが訳したのではない——読者に感謝する
书也可以大家译——答谢拙译村上作品的读者朋友们/198

孤独で偽りのない心を前にして
那些孤独而坦诚的心灵们/200

付録Ⅰ 村上春樹 自作を語る 附录Ⅰ · 村上如是说 ·

「海辺のカフカ」中国語版のための序文
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中文版序言/205

自己治療と小説
自我治疗与写小说 /207

「ノルウェイの森」における「ほく」と本当の「ほく」
《挪威的森林》中的“我”与现实中的我（访谈录）/211

「ノルウェイの森」について
关于《挪威的森林》（谈话节译）/216

なぜ「ぼく」の時代というのか
何以说是“我”的时代(谈话节译) / 220

付録Ⅳ

附录Ⅳ · 村上春树主要作品在日本发行册数 · /221

夢いろいろ——私の自画像(後書きに代えて)

旅途拾梦——我的自画像(代跋) /223

出版社の解説

出版者的话

遠くまで旅する部屋——中国の読者の皆さんへのメッセージ

远游的“房间”

——村上春树致中国读者的信

◇村上春树

写小说，我想无非是制作故事。而制作故事，同制作自己的房间差不多。做一个房间，把人请到里边来，让他坐在舒适的沙发上，端出好喝的饮料，让对方对这个场所心满意足，让他觉得简直就像专门为自己准备的场所——我认为好的正确的故事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即使房间非常豪华气派，而如果对方没有宾至如归之感，那么我想恐怕也很难称为正确的房间即正确的故事。

这么说，也许听起来似乎只是我单方面提供服务，其实未必是这样。倘对方满意这个房间并自然而然地予以接受，那么我自身也因此获救，可以将对方感到的舒适作为自己本身的东西加以感受。这是因为，我和对方能够通过房间这个媒介共同拥有某种东西。而共同拥有，也就是分享事物，也就是互相给予力量。这就是对我而言的故事的意义、小说写作的意义，亦即互相体谅、互相理解。这一

认识自从我开始写小说以来，20多年间毫无改变。

我的小说想要诉说的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概括一下。那就是：“任何人在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，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。即使幸运地找到了，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。因为若不这样做，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。”

这一点——我认为——世界任何地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日本也好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阿根廷也好伊斯坦布尔也好突尼斯也好，即使天涯海角，我们的生之原理这个东西都是没什么区别的。惟其如此，我们才能够超越场所、人种和语言的差异而以同样的心情共同拥有故事——当然我是说如果这个故事写得好的话。换言之，我的房间可以从我所在的场所远游到别的地方。这无疑是一件美妙的事情。

说起来十分不可思议，三十岁之前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写小说。还是大学生时结的婚，那以来一直劳作，整日忙于生计，几乎没有写字。借钱经营一家小店，用以维持生活。也没什么野心，说起高兴事，无非每天听听音乐、空闲时候看看喜欢的书罢了。我、妻、加一只猫，一起心平气和地度日。

一天，我动了写小说的念头。何以动这样的念头已经记不清楚了。总之想写点什么。于是去文具店买来自来水笔和原稿纸（当时连自来水笔也没有）。深夜工作完后，一个人坐在厨房餐桌旁写小说（类似小说的东西）。也就是说，独自以不熟练的手势一点一点做我自己的“房间”。那时我没有写伟大小说的打算（没以为写得出），也没有写让人感动的东西的愿望。我只是想在那里建造一个能使自己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空间——为了救助自己。同时想道，但愿也能成为使别人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场所。这样，我写了《且听风吟》这部不长的小说，并成了小说家。

至今我都不时感到不可思议：自己怎么成为小说家了呢？我既觉得自己好像迟早一定成为小说家，又觉得似乎是顺其自然偶尔成为小说家的。既觉得自己一开始就具有作为小说家的素质，又觉得并不特别具有那样的东西而

是自己后来一点一滴构筑起来的。但这怎么都无所谓。老实说，对于我并非主要问题。对我来说，至为关键的是自己现在仍继续写小说，并且以后恐怕也将继续写下去。

我偶然生为日本人，又是年过五十的中年男人。我觉得这也是无关紧要的。在故事这个房间里我可以成为任何一种存在，你也同样。此乃故事的力量、小说的力量所使然。你住在哪里也好做什么也好，这都无足轻重。不管你是谁，只要能在我的房间里轻轻松松地欣赏我写的故事，能够与我分享什么，我就十分高兴。

2001年8月

作者のことば

【自序】

林少华

粗算之下，书也出了三四十本，有的甚至几年来一直在全国畅销书排行榜里凑热闹。但那些书，既是我的书，又不是我的书。因为都是我翻译的书。自家名字的前边或右边总有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压着或挡着。这个日本人的名字近年来基本是“村上春树”四个字。中国人出于同胞之情，多数人宁愿认为是彼国的村上春树沾了我的光——“若非你老兄妙笔生花，他村上哪里会卖得这么火”；日本人同样出于同胞之情，倾向于觉得我沾了人家村上春树的光——“哼，若非俺们村上，你能捞到铜板？！”这个问题再争下去怕也得不出结论，毕竟世界上的事大多时候必须互利或曰有可能双赢方能成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有一点是争不得的：人家村上的东西是原创。打个比方，原作是皮，译作是毛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“树”之不存，“林”将安在？也就是